

野  
间  
清  
治

讲谈社的经营神话

传

(日)野间清治 著

高文汉 审译

姚晓燕 关松梅

王劲松

王慧荣

译

YEJIANQINGZHI ZHUAN 接力出版社

**传奇阅历演绎成功必备素质  
平民子弟怎样发现自己并克服局限  
揭示创业者为人处事之道秘诀  
创办企业三大金典训条大公开**

ISBN 7-80631-699-X



9 787806 316993 >

ISBN 7-80631-699-X/K·5

定价：28.00元

讲谈社的经营神话  
野间清治



- 野间清治传
- 修养百谈
- 野间清治年谱

(日)野间清治 著

高文汉 审译

姚晓燕 吴松梅 王劲松 王慧荣 译

YEJIANQINGZHI ZHUAN 接力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讲谈社的经营神话 野间清治传/(日)野间清治著;  
高文汉等译. —南宁:接力出版社,2001.9

ISBN 7-80631-699-X

I. 讲… II. ①野…②高… III. 野间清治-自传  
IV. K833.135.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44947 号

出品人:李元君

出版:接力出版社

(中国广西南宁市园湖南路9号 邮编 530022)

发行:广西新华书店

印刷:广西民族印刷厂

开本:850毫米×1168毫米 1/32

印张:17.125

插页:1

字数:428千

版次:2001年9月 第1版

印次:2001年9月 第1次印刷

印数:1—5 000册

定价:28.00元

质量服务承诺:如发现缺页、错页、倒装等印装质量问题,可直接向本社调换。

服务电话:(0771)5864694 5863291

## 中文版序

宋木文

日本讲谈社曾赠我《野间清治传》（日本版），因不懂日文，无法阅读，只好作为友人赠书珍藏于书橱之中。现由高文汉等译成中文并由接力出版社出版，使我有条件阅读，甚为高兴。我向译者和出版者表示祝贺和感谢！中日友好源远流长，愿传记中文版为中日文化交流再添一段佳话！

讲谈社是日本一家久负盛名的大型出版集团，也是同中国出版界友好合作时间长、合作项目多、关系最为密切的日本出版单位。我曾五次访问该社，每次都受到野间佐和子社长和其他负责人士的热情款待；我在中国会见讲谈社领导成员和其他人士的次数就更多了。讲谈社从 1983 年起即为中国出版界提供经费培训编辑出版专业人员，时至今日到讲谈社接受为期一年或半年培训的已近 40 人。通过长期的友好往来、项目合作和专业培训，讲谈社的现代出版理念、丰富的编辑出版经验和完善的经营管理机制，给众多的中国出版人员以宝贵的启迪和借鉴。正在改革和发展中的中国出版业需要从讲谈社这样的现代出版集团吸取营养。这种交流令人有“嚶嚶其声，同声相求”之感。然而，讲谈社今日之辉煌源于昨日的发展；不了解过去，也不能更好地了解今天。回顾讲谈社九十多年的发展史，不能不重视现任社长野间佐

和子之父野间省一（1911 - 1984）的历史性贡献，而追本溯源，更要重视对其创始人野间清治（1878 - 1938）的创业事迹和出版理念之研究。

这本书告诉读者：在明治维新后资本主义百业振兴、经济繁荣的日本，野间清治所走过的创业经营之路和传奇色彩的人生；他深受中国儒学的熏陶，并与他的创业实践相结合，提炼和总结出富有哲理的经营理念、行为规范和思想修养；他的经营理念和文化出版实践，不仅成功地创建和发展了一家讲谈社，而且也深深地影响着近现代日本的文化出版产业。我知识有限，功力不足，对野间清治做不出全面地历史地评价，但我请中国读者注意，本书在自传之前附有渡部升一的一篇研究文章《野间清治及其思想》，这位年过八旬的上智大学资深教授、野间教育研究所理事，从思想和哲学领域评价日本历史人物时讲道：“明治以后，至少有两个人值得一提。其中之一是野间清治，另一个是松下幸之助。”时至今日，“我们还没有听到从国际性的坐标轴上来以间清治进行评价，但对松下幸之助的评价已经开始了。让我们一起关注以与之相同的方法对野间清治进行评价吧，这一天一定会到来的。”也许同此有关，中国熟知松下幸之助的人日渐增多，而对野间清治还比较陌生，不过也是中国学者开始赞同把松下与野间并称为影响亚洲经济思想和经营模式的“双雄”，现代东方最先崛起的儒商。我想这本书的出版，有助于中国读者了解日本近现代史上这位有影响的人物，有助于中国学者对野间清治及其思想的研究。这样说，这部传记的出版不会只限于得到出版界的重视，也会引起中国学术界的关注。

2001年6月21日

## 代 序

野间佐和子

平成 10 年（1998 年）11 月 3 日，在群马县桐生市举办了讲谈社创始人野间清治纪念碑落成仪式。

明治 11 年（1878 年）12 月 17 日，野间清治出生在群马县山田郡新宿村（现编入桐生市）。平成 10 年适逢其诞辰一百二十周年。

值此之际，为纪念野间清治并将其著述以飨更多读者，特再版此书。

《我的半生》是清治于昭和 11 年（1936 年）7 月，其 57 岁时出版的自叙传记。书中坦呈了作者年少时热血沸腾的经历及多次遭受挫折的经过，经过反省自戒的生活，作者最终踏上了自我完善之路。

《修养百谈》中收录的各篇是从昭和 5 年（1930 年）到昭和 10 年（1935 年）间本社出版的《谈体验》、《处世之道》、《成功的基础》、《修养百谈》、《走向繁荣之路》、《人间杂谈》几本书中选出来的。这是清治倾注了一生心血的语录，既有对入社新人的生活指导，又有对世人的劝言。可以说“自我修养”思想始终是这两部书的主题。

我想各位与野间清治都有隔世之感了，但静观当今社会的现

状，再对照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态度，回头想想清治书中所述，真有种超越时空的感觉。为继承野间清治的遗志，于昭和 21 年（1946 年）创办了这家野间教育研究所。本书作为社会教育研究的纪要，由野间教育研究所编纂而成。在连“修养”二字几乎都被遗忘的今天，我想再问一下诸位：“修养是什么？”

承蒙拜读，不胜荣幸。

野间清治诞辰一百二十周年纪念

讲谈社建社八十九周年纪念

株式会社讲谈社董事长

财团法人野间教育研究所理事长

野间佐和子

平成 10 年 12 月 27 日



## 野间清治及其思想

渡部升一

在评价日本的人物和文化时可以说有两个坐标轴，我有这种感觉是在四十四年前的 1955 年。那时，我三十五岁，刚到德国密斯坦留学。正好当时密斯坦的实业家，西欧屈指可数的浮世绘收藏家夏柏先生在市中心的美术馆展出其收藏品。应德国学生之邀，我也去参观了。与当今不同，昭和 30 年（1955 年）前后，一般人出国是极其困难的事情。身处欧洲，那独在异乡为异客的滋味就更浓了。在这种时候忽然听到能有机会看到日本美术品的展览会，我的心不禁为之一怔。

会前，不知是波恩大学还是科隆大学的一位对日本美术史非常了解的教授——当然是德国人，介绍了日本浮世绘存在的意义。他讲话的主要意思我至今还记忆犹新。

“绘画这东西，自古以来就是装点宫廷、粉饰贵族豪宅以及修饰神殿圣堂墙壁的东西。西欧到了十八世纪才进入一般市民家庭。这些画意味着，除西欧外，在同一时期的日本，一般市民也已经开始享用绘画艺术了……”

那时，我连基本的德语会话也说不好，因为我原本是学英语的，根本不可能听懂讲演的内容，可我竟然完全明白了他的意思，这真是不可思议。总之，他的话给了我全新的日本文化论，

由此，我对日本文化也大开天眼了。

说起日本的美术流派，以雪舟为代表的南画、佛画等主要用来装点宫廷、贵族馆舍、寺庙大堂、隔扇、屏风等，这一点和西欧没有两样。直到江户的四代将军时期，浮世绘出现了，一般市民甚至连女孩子也可以以绘画娱己了。

是呀，一般市民能够拥有绘画不就意味着“比鲁咖桃木”（中产阶级）和“比鲁咖夏伏特”（市民）的诞生么？那时钻进我耳朵里的“比鲁咖”这个词的发音让我感到是那么奇妙和新鲜。

可我所了解的日本绘画的主流却绝不是女孩子们喜好的浮世绘，而是以雪舟为代表的绘画。可来到欧洲一看，作为日本文化的代表而光芒四射的竟是市井里女孩子们都喜闻乐见的浮世绘，并非日本上流社会人士所器重的雪舟及南国风味的绘画。

想想看，江户文化在国际上享有盛誉的并不是公卿、武士们一心追求的和歌和汉诗等，而是以底层人民为主的人们所追求的俳句、剧作家近松和一般市井人物西鹤。这样看来，被人们认为应该在国际上占有很高地位的汉文、汉诗等，这些曾让江户时代的知识分子废寝忘食所追求的东西，在国际上却并不被看好。这种相反的现象说明了什么呢？

要说明这一点，有必要给为评价日本文化建两个坐标轴。把雪舟作为日本画坛的坐标轴最合适了。可是在国际性的坐标轴上他也就相当于南画流派的日本分支的代表罢了。如果把浮世绘作为日本画坛的坐标轴的话，它虽然是上流社会人士所不齿的低级趣味，但在国际性的坐标轴上它却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例如在去年，美国的一家杂志选出了一百位对世界文明产生巨大影响的人。其中日本人只有一位，他就是葛饰北斋。这下不就极好地说明了国际性坐标轴存在的意义了么。

以上说的是有关绘画的事，我想在思想方面，也可以说是没什么两样。在日本，伟大的佛学家有很多，可是放到国际性的坐

标轴上来看的话，他们不可能赶上释迦；还有很多的儒学家，其中不少胜过同时代的清朝学者，但把他们放在国际性的坐标轴上来说的话，他们根本没法与孔子相比；到了明治以后，有一些比较出众的柏拉图研究者、康德哲学的研究者，但是要把他们放在国际性的坐标轴上来看的话，可以说与柏拉图和康德相比简直就不值一提了。

这样看来，在思想和哲学领域，在国际性的坐标轴上好像没有日本人的位置。可是就我来看，明治以后，至少有两个人值得一提。其中之一就是野间清治，另一个是松下幸之助。可是，这两个人首先在日本思想史上就没有被提及，也可以说没有被从学术理论的角度论及。可是，我们不应忘记，江户时期的人们在爱好浮世绘的时候，浮世绘还没有被国际上承认呢！

我们还没有听到从国际性的坐标轴上来对野间清治进行评价，但对松下幸之助的评价已经开始了。让我们一起关注以与之相同的方法对野间清治进行的评价吧，这一天一定会到来的。

距今十几年前，日本经历了经济的迅速腾飞。日本式的经营方式开始被全世界认可。那时，OECD（经济协力开发机构的简称）在翻译了若干日本的经济学家及其论文后指出，其中几乎没有独创性的见解，大都是剽窃欧美书中的东西。

可是，日本式的经营的确对以美国为首的世界各国产生不小的冲击。可这绝不是日本的理论学方式，它是由像松下幸之助这样的人想出来并加以实践的。

松下幸之助首先提出了PHP，即“通过繁荣得来的和平与幸福”（Peace and Happiness through Prosperity）的思想。人们平常只是通过冥想或麻醉才能享受和平的感觉，体味幸福的滋味。可是，松下幸之助却把它们规定为必须通过经济的繁荣来实现。在思想的中心里加入了“繁荣”这一看上去很俗的东西，松下幸之助给我们指出了一条超越了罗伯特·欧文的道路。

美国有一家报纸称松下幸之助为“日本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这又使我想起了浮世绘在没有成为日本江户时代的画坛主流时，荷兰人及看了荷兰人带回的浮世绘后的西洋人却给了它极高的评价。这两者的情况不是一样的吗？

野间清治也不例外。我认为他也是应该从国际性的坐标轴来评价的人物。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他的思想是日本独特的，他体现和实践了欧美文化中所没有的哲学、人类观。那么，究竟什么是日本独特的哲学、人类观呢？我以为，那就是“心学”。

心学是江户时代庶民教育的产物，主要宣讲通俗的为人之道。与此相对，同时代的士大夫们却在热心地研究儒学。其实与此相同，南画和狩野派的画是上流社会所追求的，而浮世绘则在庶民阶层中流传。而且，将日本的儒学放在国际性的坐标轴上来看的话，是绝对赶不上孔子的。而心学则不同了，因为在别国没有，所以在国际性的坐标轴上它应该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像浮世绘一样，很早以前没有被国际上认可，我想你还可以这样想，因为它是语言而不是绘画。

心学的起源我想你先不要从历史这个角度入手，看看它的本质是什么。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的话，那就是“人心为主，教义为辅”。我们在谈起宗教的时候，首先要说它的教义，也就是教条及教祖的话，这是个常识。

穆罕默德教徒首先要忠实地按照穆罕默德教义来生活。作为基督教徒，就要把基督教的教义或者是圣经的教义放在第一位。无论是佛教还是儒教都是一样的。完完全全信奉教义、悉听宗祖的教诲才是一个好的信徒。也就是说，“教义为主，人心为辅”。可是日本的心学呢，以各自的心为主，诸多的宗教、宗派的教义为辅。柴田鸠翁曾用简洁的语言总结如下：

“近理之理，无论神道、佛道，都可拿来一用。”（《鸠翁道话》），《岩波文库》25页）

这意味着什么呢？首先是凭自己的判断力从中找出“合理的东西”，“这条教义近理”，“这条教义违理”，做出这种判断的是柴田鸠翁。而且，鸠翁坚信：自己认为“近理的东西”一定能说服听众去接受。于是介绍神道、佛教、儒教中近理的话，以此来磨砺自己的心志。他认为每个人的心都像青铜镜一样，各宗教、宗派中合理的话就是磨砺这面镜子的沙子。

这种情形和康德就启蒙所论述的理性的思考有着本质上一致的东西。

康德在 1784 年——前面说到的柴田鸠翁出生的第二年，在《柏林月报》第十二期上发表了《什么是启蒙》的论文。启蒙的口号被他断定为“拿出勇气来运用你自己的理智（悟性）”，在文中他还引用了霍雷修斯的“要敢于求知”一句话。康德所说的“拿出勇气来运用你自己的理智（悟性）”这句话的意思是，不要因为它是自己所信奉的教会的牧师或神父所说的话就盲目地听从，要追求近理之理。

三十年的德国宗教战争据说造成了三分之一到一半的人无辜丧生。康德是看清了那些把全身心都奉献给教义的愚蠢的人们。启蒙至少是在公共场合下抵制了宗派的势力，使得“近理之理”公开化了。由此，康德称那些不理智的人是未成年人。

日本的心学首先由能作为“老师”的人找出各宗教、宗派的“近理之理”。当然，只有那些有勇气坚持自己的理性、悟性的人才有资格，死守一宗一派的人是做不到的。如果就各宗教、宗派中近理的地方举出具体的例子来说的话，还有一个前提是，庶民也能懂，庶民自身的理性悟性也在起作用。

就这样，江户时代就成了思想启蒙的时代。西方的启蒙时期同日本的心学鼎盛时期几乎处在一个时代，虽说是偶然，可是从人类思想发展史来看，这可是非常惊人的事。

有一个原本是日本地方的名门，后来又在当地的中心地带开

了一家百货店，成了那家商店的主人，我曾和他的后裔交谈过。那人说：“这个店是从我爷爷那时开始的，他就信奉心学。”地方上的名门如果热衷于二宗一派的话，手下的工人和佣人可就麻烦了。因此，大老板们为了让大家尊重他，就有必要在各宗各派的人们所说的话中找出“近理之理”来。

这种启蒙思想毕竟是在底层，大概到了幕府末期明治维新以后，日本才开始飞速地理解和摄取欧美文明的精华——近理之理。

我们先不管宗教、宗派的事，寻求近理之理，以此研磨自己这方面如同青铜镜的心，这一过程被野间清治命名为“修养”。

在战前讲谈社的代表性出版物中有《修养全集》十二卷（战后十一、十二卷没出，只发行了十卷本）。

我们打开第一卷的《圣贤伟人故事》篇，书中有中村不折的插画。画的内容是孔子、释迦和基督三人的对话。这实在是让人惊诧的构思。不折起初学的是南画，后来又转向了西洋画。他曾留学法国，将东洋画风与西洋技法融于一炉，先后任帝国美术会员、帝国艺术院会员，成为画坛的大家。不仅如此，其书法也自成体系，自己还创办了书法博物馆。

孔子、释迦和基督三圣鼎谈，这个构思肯定是野间清治想到的，除此之外还有哪位会有这样伟大的构思呢？另外，画这幅画的人也只有中村不折最合适了。

我本人从来没见过这样出色的孔子像，而释迦和基督的面部表情是那样的充满慈爱，使看过画的人不由得肃然起敬。我恐怕只有日本的心学家才会有这种鼎谈的创意吧。

三者都是宗教领袖。如果让原理主义者来讲评的话，他们的根本教义一定各不相同，甚至于会成为宗教战争的导火线。可如果像这样求三位圣贤的“近理之处”，那就会有三雄鼎谈的画面了。这一点可以说是心学的真髓了。

再就是这本书中有下面的这些人物出现。鼎谈的三者自然是出现的最多，此外还有穆罕默德、苏格拉底、路德、达摩、乃木大将、林肯、孔明、恺撒、克拉克、康德、司马温公、新岛襄、宫本武藏等人的言行。

这难道不是超越了宗教、人种、时代、文明圈的不同么？这种特点我认为可以称之为人文主义。尤其是它与基督教式的人文主义有着一脉相通的地方。

文艺复兴是希腊和罗马古代文化的再发现和憧憬。可古希腊和古罗马都不是基督教文化。如果中世纪基督教崇敬的中心是神和圣人的话，那末古代就有点以人类化的神话和对英雄人物的关心为中心了。也就是文艺复兴以神为中心的沙文主义到以人类为中心的人文主义。也有人叫做异教式人文主义的。

与此相对，在经历了伊拉兹马斯及其后的宗教改革之后，基督教信仰便开始与古代希腊、罗马文明的智慧、教养结合起来。

它的形式多种多样，如法国的巴洛克主义，英国的新古典主义，德国的启蒙和浪漫主义等。但其根本还是基督教的信仰。而且，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恺撒、西塞罗等将古代希腊、罗马的哲人贤士们所写的东西耐心地教给了孩子们。

比如宗教改革者路德主张道：“圣书用德语来读最好，希腊语、拉丁语及希伯来语都没必要，需要的只有信仰。”

可是他的后继者们在学校教给青少年的是什么呢？是希腊、拉丁的古典，也就是异教哲学和异教文学，进行这类教育的学校被叫做人文高等学校。而且，无论是信仰天主教还是新教，这种类型的学校成了近代教育的主要力量。

各个宗派都有各自的信条和教义，基督教的信仰是，在继续重视这些东西的同时，不断吸收异教时代的优秀的东西。我们所称的近代西欧的有教养的人，指的就是这种人。

可是，基督教的人文主义并没有把佛教文化、伊斯兰教文

化、印度教文化等纳入它的视野。天主教尤其耶稣会不排斥儒教。不止如此，还有人鼓励禅宗的坐禅。这可以说明基督教式人文主义的范围尤其广阔。

基督教式人文主义与日本的心学在现象上有共同之处。但归根结底宗教都是以自己的教义为中心的，这一点是不会改变的。心学归根结底是以“自己的心”为中心的，它先找出那些心智极高的人的教诲及被确认为是“近理之理”的地方，根据它来进一步磨砺自己的心。

以被认为是“近理之理”的教导和人物为对象进行自我磨砺，这一点可以说和基督教式人文主义有相通的地方。

不管怎么说，心学是一种比较独特的思想，也可以说是日本独有的。野间清治的思想在明治维新后极具代表性。野间清治能在极短的时间里成为日本的杂志王，主要是因为他摸准了绝大多数日本人的思想脉搏。

野间清治的口号是：“出版有趣且有用的杂志。”如果感觉不到“有趣”那就没有读者了，这一点谁都清楚。我以为野间清治有这样一种信念，或者说是对日本人的信赖，即“普通的日本人感到有趣的东西并不一定是坏的”。

在小学教书时，野间清治是个很受欢迎的老师。这是因为他讲的故事充满父子亲情、浮世的义理、勇气、侠、义等，与宗教信仰无关，但包含了打动孩子们的心的道德义理。正是那些有关道德的话“很有趣”，正是因为那充满道德义理的话给了读者以力量和人生之中的感悟，所以才“有用”的呀。

野间清治在编杂志时是把为“少年”、为那些年轻的公司职员阅读作为选稿的目的的。费解的、尤其是那些玄学的东西少年人看不懂。对那些病态的东西健全的少年人也不喜欢。新知识、催人奋进的、孝敬老人的、成才的故事等都挺有趣。而且这些读物在生活中也很有功效。换句话说，健全的少年人是对有用的读



物感兴趣的。而且讲谈社的少年人喜欢的文章在全日本都是受欢迎的。连面向成年人的杂志中也没有孩子们看了有害的东西。这是讲谈社办杂志时对日本人讲的信用。

战前的日本，基督教影响还不是很大。但野间清治深谙基督教家庭的好处，所以在杂志中也给了与外国人结婚的刚特莱特·恒（音译）露面的机会。

在法西斯主义横行的时代，同基督教传教士或外国人结婚的日本女子，如果她们的选择是“近理”的，野间清治的国民杂志同样会善意地对待她们。

野间清治是位爱国者，他的杂志把基督教，或者说好的基督教徒作为“近理的事物”来对待，可以说他对去除日本人对基督教的偏见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野间清治是个爱国者，但他对战争本身并不喜欢，尤其是昭和时代军队中的一部分人所做的事让他更是厌恶。

如《我的半生》这一自叙传记是在“二·二六”事件之后出版的，文中没有涉及一点战争方面的东西。可以说文中没有涉及连他自己应该非常清楚的日清、日俄战争，也没有涉及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在日本国内骗取了人们欢喜的满洲事件。

在英语中有句话说“越是缺就越是显眼”，这种现象不能说是偶然。即便是看破红尘的文人的回忆录，只要是在那个时代度过了青壮年时期的人，不涉及这些战争的人怕是没有吧。

更应值得注意的是“二·二六”事件那年，讲谈社曾出了好几期其他内容的增刊。显然，他在努力使人们忘记那个黑暗的事件。

《讲谈俱乐部》中的以武侠、恋爱、侦探、诙谐、成才等为主要内容的趣味杰作集，《国王》中的以勇武、恋爱、侠客、侦探、成才、诙谐等为主要内容的快活林号，《富士》中的以勇武、恋爱、诙谐、漫游、侦探、复仇等为主要内容的风趣大全，都是